



五礼制度与《诗经》时代 社会生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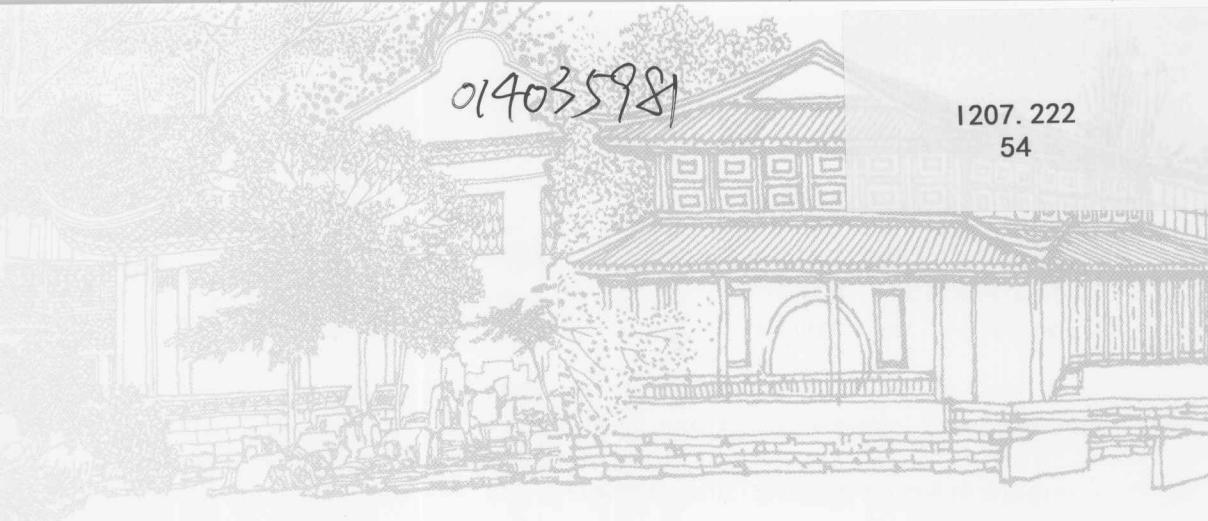
战学成 著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014035981

I207.222

54



五礼制度与《诗经》时代 社会生活

战学成 著



I207.222
54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五礼制度与《诗经》时代社会生活 / 战学成著 . —北京：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4.2

ISBN 978 - 7 - 5161 - 3939 - 4

I. ①五… II. ①战… III. ①礼仪—研究—中国—春秋
时代 ②《诗经》—诗歌研究 IV. ①K892. 9 ②I207. 2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26618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
责任编辑 罗 莉

特邀编辑 孙少华

责任校对 张玉霞

责任印制 李 建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(邮编 100720)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中文域名：中国社科网 010 - 64070619
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
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
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 16

插 页 2

字 数 258 千字

定 价 4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，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：010 - 6400979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傅道彬

《诗经》在周代又称风雅，风雅不仅是上古诗歌的艺术分类，也是一种礼乐精神和人生境界。周人的日常生活常常寓于礼乐文化活动中，表现为诗化的艺术形式。《礼记·祭统》云“礼有五经，莫重于祭”，郑玄解释“五经”即：“谓吉礼、凶礼、宾礼、军礼、嘉礼也。”吉礼是祭祀天地自然之礼，凶礼是丧葬哀吊之礼，宾礼是朝觐聘问之礼，军礼是战争田猎之礼，嘉礼是婚冠宴飨之礼，“五礼”涵盖了周代日常所有的世俗生活的礼仪。礼的过程是生活仪式化、神圣化的过程，也是生活诗意图、风雅化的过程。周人特别强调“诗礼相成”，强调“诗之所至，礼亦至焉”，即强调礼的艺术表现形态，以艺术风雅的外在形式，发掘人的内在风雅精神。很少有一个时代像周人那样重视礼乐、重视诗教，城邦君子从出生到死亡，从青年到老年，生礼、冠礼、婚礼、丧礼，在生命的进程中，无不伴随着礼乐教化的熏染，使得每个生命都沐浴在浸染在祥和光明的艺术精神里。

战学成的学术著作，以诗的创作和应用为切入点，将周代分为“《诗》的创作和《诗》的应用”两部分，这样整个周代社会就都贯穿了《诗》的精神气质，《诗经》成为整个周代社会的精神徽号。作者这样的视角是独特的富有创新精神的。在这样的目光里，作者对周代社会进行了整体的艺术考察，诗在周代跨越了单纯的文学界限，进入政治、外交、文化、宗教、人生等广泛的社会领域，走进全面的社会生活。正如闻一多所说，中华民族的第一声歌里，“便预告了他以后数千年间文学发展的路线。三百篇的时代，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，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

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。”（闻一多《文学的历史动向》）中国文化定型于诗，定型于艺术，读过学成的著作，更加深了我们对中国文化诗性品格的认识。

学成认为，“礼乐结合，使诗乐有了一种明确的内容范畴、表现对象。……礼本身获得了艺术化的表现形式，日常生活及人生的重大事件，通过诗乐便有了形象化的传播方式，教化目的亦从中不断强化，这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从粗糙到典雅的过程。”在抽象的论述里，包含了这样具体的事，看似沉重的礼乐仪典，其实有着颇具兴味的艺术内涵。严肃的礼乐祭祀，有着生动的诗意图象。古代生活不仅是刻板凝重的，而且也是充满歌声充满艺术情趣的。礼化的过程，是诗化的过程，也是人的精神不断提升，逐渐摆脱野蛮而走向风雅的过程。

学成为人方正忠悫，不尚虚言，其文风亦保持了与人格一致的风格——朴素谨严、实事求是。全书以嘉礼论婚俗，以乡饮酒礼论宴饮，以宾礼论赋诗，以祭礼论祭祀诗，以丧礼论悼亡诗，以籍田礼论农事诗，以宾礼论战争诗，依礼说诗，论从史出，论述过程中，时刻不忘以资料为基础，体现出征引宏富、渊源有自的学术特点。作者后面附录的“《毛诗礼征》所考礼制表”等对研究者是有相当的学术借鉴意义的。

但是如果仅仅将学成理解为不尚言谈之人似乎也不全面，每逢节庆，师生相聚，大家相互祝愿称颂，学成每每有惊人之语。其祝词珠圆玉润、骈散相间、温雅风趣，出口不凡，独领风骚，这与印象里有些口拙的学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以至于有些重要的场合，大家一致推举学成代表大家发表祝词。仔细想来，学成的表现也不出所料，毕竟他长期研究古典文学，沉浸于《诗经》风雅的艺术境界中，这对其文辞修养一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是为序。

目 录

序	傅道彬(1)
引言	(1)
一 礼的起源、发展与体系化	(6)
(一)礼的起源:宗教的、政治的	(7)
(二)礼的发展与转化:从神的到人的	(11)
(三)礼的体系化:五礼制度的建立	(12)
二 五礼转为广泛的政治与社会生活	(13)
(一)五礼与周代礼乐制度	(13)
(二)周代以礼与《诗》的教育为主	(15)
三 诗礼相依:《诗》的精神与礼乐文化	(20)
(一)关于《诗经》时代的界定及其特点	(20)
(二)《诗经》时代的礼:普及于文学与艺术等广泛的 社会生活领域	(22)
(三)周代礼乐文化渗透《诗》的艺术精神	(22)
(四)《诗》成为礼乐制度的宣传手段之一	(26)
四 研究情况	(28)
(一)汉—唐前	(30)
(二)唐—宋	(30)
(三)清代	(31)
(四)近现代	(32)

第一章 嘉礼与《诗经》婚俗诗	(36)
一 士冠礼与《诗经》	(37)
(一)士冠礼的含义与仪式	(37)
(二)成年女子及笄礼	(39)
(三)冠礼的意义	(41)
(四)士冠礼的诗化及其《诗》中体现	(41)
二 士昏礼与《诗经》	(44)
(一)婚姻本义	(44)
(二)婚姻文化意义	(45)
(三)士昏礼的含义与婚礼的意义	(47)
(四)婚姻成立的两个前提	(50)
(五)婚姻“六礼”仪式与《诗经》	(55)
三 《关雎》与房中之乐	(64)
(一)《关雎》诗题旨：婚礼之诗	(65)
(二)《孔子诗论》对《关雎》的评价	(69)
(三)房中之乐考	(69)
(四)“琴瑟”“钟鼓”的礼乐内涵	(72)
四 《鹊巢》与嘉礼	(74)
五 嘉礼与上巳节——仲春狂欢	(77)
(一)《周礼》对仲春之月的规定	(78)
(二)上巳节考	(80)
六 《诗经》婚俗诗产生的哲学依据与文化意义	(85)
(一)《诗经》婚俗诗产生的哲学依据	(86)
(二)《诗经》婚俗诗的文化意义	(87)
第二章 乡饮酒礼与《诗经》宴饮诗	(101)
一 乡饮酒礼的意义	(101)
(一)为了维持社会秩序：尊贤养老	(102)
(二)为了融合亲情	(103)
(三)强调尊卑等级贵贱	(104)
二 乡饮酒礼的程式	(104)
(一)谋宾迎宾	(104)

(二) 献宾送宾	(105)
三 乡饮酒礼上的音乐	(105)
(一) 工歌	(105)
(二) 笙奏	(106)
(三) 间歌	(106)
(四) 合乐	(106)
四 《诗经》宴饮诗所反映的乡饮酒礼	(107)
(一) 一献之礼与《小雅·匏叶》	(107)
(二) 党正饮酒之礼与《豳风·七月》相关内容	(109)
(三) 族师饮酒之礼与《周颂·良耜》	(110)
(四) 周王室族宴之礼与《小雅·常棣》	(110)
(五) 宴群臣之礼与《小雅·伐木》	(113)
五 《诗》应用于乡饮酒礼	(114)
(一) 《诗》用于乡大夫招待贤能	(114)
(二) 《诗》用于养老之礼	(118)
 第三章 宾礼与春秋时代赋《诗》风气	(122)
一 春秋赋《诗》风气的文化解读	(123)
二 《左传》所见朝聘诗的类别和特征	(124)
(一) 诸侯间誓盟赋《诗》之礼	(125)
(二) 两君聘问赋《诗》之礼	(128)
(三) 鲁大夫出聘赋《诗》之礼	(129)
(四) 列国大夫来鲁聘问赋《诗》之礼	(130)
(五) 《诗》用于诸侯享邻国大夫之礼	(130)
三 春秋赋《诗》的原则及特点	(131)
(一) 赋《诗》言志	(131)
(二) 歌诗必类	(131)
(三) “非礼勿言”	(132)
 第四章 祭礼与《诗经》祭祀诗	(135)
一 祭礼是周代国家重要制度	(135)
(一) 来源于祭祀风俗和实用目的	(136)

(二) 祭礼内容、理论意义和作用	(137)
二 祭礼之诗	(141)
(一) 祀天之诗	(142)
(二) 祭地之诗	(146)
(三) 享祖之诗	(149)
三 《诗经》祭祀诗的文化特征	(157)
(一) 祭祀行为使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	(158)
(二) 祭祀行为还具有为未来服务的显著特征	(158)
(三) 祭祀行为不仅是一种教育方式,也是设置的一种教育 场所	(158)
第五章 翡田之礼与《诗经》农事诗	(160)
一 贵土亲耕:翡翠的象征文化意蕴	(160)
(一) 农耕与文明	(160)
(二) 农事与周代社会生活基础	(161)
(三) 翡田之礼的象征色彩	(164)
二 祈谷乐歌:《诗经》农事诗的礼乐内涵	(165)
三 农事诗与生殖崇拜	(171)
四 农事诗与《豳风》的关系	(174)
五 “天人合一”与人定胜天	(175)
第六章 军礼与《诗经》战争诗	(177)
一 关于军礼与战争	(177)
(一) 军礼是周代五礼之一	(177)
(二) 战争的意义	(178)
(三) 军礼实行的意义	(179)
二 战争与祭祀	(182)
(一) 出师前的祭祀活动:先郊后伐	(182)
(二) 反映出师礼之《诗》	(183)
(三) 献捷礼与《诗》	(185)
(四) 《诗》反映献俘礼	(185)
(五) 军礼用乐	(186)

三 准军事活动与祭祀	(187)
(一)搜狩、大田之礼与《诗》	(188)
(二)《诗》反映大役之礼	(188)
 第七章 丧礼与《诗经》悼亡诗	(190)
一 丧礼考	(190)
二 《诗经》悼亡诗	(192)
(一)悼亡诗与丧礼和孝道	(193)
(二)妇人守丧礼与《唐风·葛生》考	(200)
(三)丈夫守丧礼与《邶风·绿衣》考	(202)
(四)《秦风·黄鸟》与周礼精神相冲突的殉葬遗俗	(203)
(五)夫妻丧礼与《王风·大车》考	(203)
三 《诗经》悼亡诗的文化价值	(204)
 结语	(207)
 附录一 《毛诗礼征》所考礼制表	(210)
 附录二 《毛诗礼征》所考嘉礼内容分类表	(212)
 附录三 《诗经》祭祀诗之宗庙祭祖诗表	(216)
 附录四 《毛诗礼征》所考军礼内容分类表	(217)
 附录五 康有为《毛诗礼征》按五礼分类表	(224)
 附录六 《毛诗》言礼之诗表	(225)
 附录七 《诗经》直接描述“德”的思想诗篇表	(227)
 附录八 春秋时代郑晋“垂陇七子赋诗”(盟会)表	(230)

引　　言

中国素以礼仪之邦^①、诗的国度著称于世，其中礼乐制度的创设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^②的重要标志，也是社会道德规范得以确立的重要条件。“中国传统文化博大而绵长，礼乐制度是其源头与基本构架。”^③这就意味着礼与乐的密不可分，故合称礼乐。“礼乐相须以为用，礼非乐不行，乐非礼不举”^④，大致如此。“礼是人生相处的种种节限，人在节限中获得其尽量之自由，这是一种乐。故孔子言礼必连言乐。”^⑤礼规范人的外在行为，乐调和人的内在性情，礼属阴，乐属阳，一阴一阳，相反相成。因此孔子说：“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；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。”^⑥

礼是人类由原始状态走向文明阶段的鲜明特征，而礼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，正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风向标。而“各民族从宗教、结婚和埋葬三种制度开始创建人类，以免回到野兽般的野蛮状态”^⑦。礼代表着文明，而文明是人类努力创造出来的。制度观照的对象是人。一种制度设立之初，都谋求人类的善。而最高境界道德的实现，其价值正在于

① 《春秋公羊传·隐公七年》：“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。”何休解诂：“中国者，礼义之国也。”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（下册）（附校勘记）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2209页。

② 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：“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。”司马迁撰，三家注：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192页。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考察认为，“中国古代文明开始或形成于（公元前3300年）良渚文化时期”。见刘孝严、张立国主编《中外文学年表》，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4页。“最近很多学者撰文，提出中国文明形成于公元前第三千年，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，这就和《史记》始于《五帝本纪》差不多了”。李学勤《中国古代文明十讲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53页。

③ 金尚理：《礼宜乐和的文化理想》，潘富恩序，巴蜀书社2002年版，第3页。

④ （宋）郑樵撰，王树民点校：《通志二十略》，中华书局1995年版，第883页。

⑤ 钱穆：《中国思想史》，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，第17—18页。

⑥ 《孝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2556页。

⑦ [意]维柯：《新科学》，朱光潜译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35页。

善。“孔子期待于艺术的，与期待于道德的相同，都是善的实现。”^① 近人王国维（1877—1927）在《殷周制度论》一文中深刻指出：“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，一曰立子立嫡之制；二曰庙数之制；三曰同姓不婚之制。此数者，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。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，而合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、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。”“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者，民之表也，制度典礼者，道德之器也。周人为政之精髓，实存于此。”又云：“周之制度典礼，实皆为道德而设，而制度典礼之专及大夫以上者，亦未始不为民而设也。”^② 可见周代典礼制度的设立是手段，全体人的道德境界的提升才是最终目的。现代学者林语堂（1895—1976）博士论述道：“礼在政治上是关键性的因素，是原则的基础，是必要和不可缺少的。礼决不单是一种用在宗教仪式上的形式，是表现人类社会秩序和形成这种秩序的哲学。礼包括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、道德和宗教的构成整体中，通过宗教仪式，通过社会生活中的交际往来渐次确定下来，并有了一定的规则。归根结底是通过历史确定了下来，后来由孔子在概念上把它固定下来了。”^③ 周人礼乐制度的建构，其目的是要建设一个文雅社会和道德国家。《论语·泰伯篇》记载孔子对周代道德的赞誉，叹为观止。孔子欣赏道：“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”^④ 历史学家郭沫若（1892—1978）分析说，周人的思想提出一个“德”字来，“敬德”的思想是周人独有的思想。德字不仅包括主观方面的修养，同时也包括客观方面的规模——后人所谓的“礼”。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当行为的方式汇集了下来便成为后代的礼。^⑤ 也有历史学家更进一步指出，自西周以至春秋，礼和德的内涵是相通的，或者说是相同的。礼、仪本是一事，后来的发展，德代替了礼，刑代替了仪。^⑥ 元明清时代形成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“八德”规范，^⑦ 包括了“礼”在内。据本人统计，《诗经》中直接描述

^① [日]今道友信：《东方的美学》，蒋寅等译，林焕平校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，第15页。

^② 雪克、卢向前标校：《王国维学术论著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56—67页。

^③ 转引自日本学者今道友信《东方的美学》，蒋寅等译，林焕平校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，第97页。

^④ 杨伯峻：《论语译注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84页。

^⑤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：《青铜时代》，《郭沫若全集》历史编第一卷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335—336页。

^⑥ 杨向奎：《关于周公“制礼作乐”》，《文史知识》1986年第6期，第27页。

^⑦ 张岱年：《文化与价值》，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58页。

“德”的思想的诗歌有42篇之多，涉及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三部分，说明了“德”（即“礼”）与《诗》之间的密切关系。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，实奠基于周代。因为“道德乃文明与文化的根本”（冯友兰语），也是政治之本^①。而社会道德规范的传播是要依靠诗乐艺术手段来完成的。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进一步指出：礼“成为美和善的统一体，成为实践活动中的行为和行动的准则”，成为“举止文雅崇高的艺术，以典礼为顶点”。^②人类原始自然的生活状态，唯有经过礼化、诗乐雅化，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观。

礼在文明进化中具有不可替代性。据史料记载，春秋时代，有一次齐景公饮酒正浓时说：今天愿意和诸位大夫快乐地喝酒，请不要受礼仪的束缚。晏子听了这话，一下子变了脸色，说道：群臣本来希望您不讲究礼。“力多足以胜其长，勇多足以弑其君，而礼不使也。……今君去礼，则是禽兽也。……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，以有礼也。故诗曰：‘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。’礼不可无也。”注曰：“无礼则可恣其所欲。盖礼者，所以严等衰靖暴乱也。故儒家以礼为经世之纲维。”^③“君子无礼，是庶人也；庶人无礼，是禽兽也。夫臣勇多则弑其君，子力多则弑其长，而不敢者，维礼之谓也。礼者，所以御民也；辔者，所以御马也。无礼而能治国家者，婴未之闻也。”注曰：“言人无贵贱，无礼即是禽兽。民非礼无以御之，与马非辔无以御之同。”^④可见，礼作为一种“文化手段对于文明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”^⑤。

足之所依，履也；人之所据，礼也。人们生活在礼俗中，诗入礼俗，礼俗诗化。有了礼，人生从物质跨越到精神，生活质量提高了，一切都诗化艺术化了。礼的创设与发挥作用，反映的正是上古先民对于自然进程的认识与把握，它使人的生命过程具有了一种仪式化特征，突出和强调了某种自然过程有了人的干预和介入。由礼俗到礼，礼开始制度化，对社会生

^① 蔡元培：《中国伦理学史》，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，第38页。

^② [日]今道友信：《东方的美学》，蒋寅等译，林焕平校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，第99—100页。

^③ 张纯一：《晏子春秋校注·内篇谏上第一》，《诸子集成》4，上海书店1986年版，第3—4页。

^④ 张纯一：《晏子春秋校注·内篇谏下第二》，《诸子集成》4，上海书店1986年版，第66页。

^⑤ [美]S.阿瑞提：《创造的秘密》，钱岗南译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402页。

活产生了巨大影响。正如社会学家、人类学家李安宅（1900—1985）指出的那样：“‘礼’就是人类学上的‘文化’，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”^①。亦如郭沫若所言：“礼，大言之，便是一朝一代的典章制度；小言之，是一族一姓的良风美俗。这是从时代的积累所递传下来的人文进化的轨迹。故有所谓夏礼、殷礼、周礼。便所谓夏礼、殷礼都已文献无征，‘无征不信’，故他（指孔子——引者注）所重视的是‘郁郁乎文哉’的周礼。”^②考古学家李学勤概括说：“古代所谓礼，不仅是社会生活中的规定和仪式，还包括国家政治上的制度在内。”^③

现代人们常常误解礼，以为礼就是扼杀人性的。一提礼便联系到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话，甚至与鲁迅先生所说的“满口的仁义道德，其实都是‘吃人’二字”挂钩。这样的联想真是令人毛骨悚然，不寒而栗。其实最初的礼是缘人情而制定的，礼设立的初衷是为人服务的，是以满足人的合理需求为目的的。礼的起源并不是对人性的压抑，而是使人心情愉快的，是人性化了的，富有诗意的生活。《荀子·礼论篇》曰：“凡礼，始乎脱，成乎文，终乎悦校。故至备，情文俱尽；其次，情文代胜；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”^④。意思说礼是开始时粗略，形成时富有文采，结束时令人愉悦满意。礼到了最完备的程度，就能把情感和仪式两方面都充分地表达出来；差一等的，或者情感胜过仪式，或者仪式胜过情感；再差一等的，就是只注重质朴的情感，而符合于太古时代的情况。今道友信对此阐释说：“显而易见，这里的礼不是为制约人类举止而是为使人心快乐而设的。必须承认，这是一句足以使人充分理解艺术典礼的话。”^⑤因为“对礼的基本规定是‘敬文’或‘节文’。文是文饰，以文饰表达内心的敬意，即谓之‘敬文’。把节制与文饰二者调和在一起，即能得其中，便谓之‘节文’”。在多元地艺术起源说中，‘文饰’也正是艺术起源之一。因此，礼的最基本意义，可以说是人类行为的艺术化、规范化的统一物。”“文质彬彬正说明孔子依然把规范

^① 李安宅：《〈仪礼〉与〈礼记〉之社会学的研究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5页。

^②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：《十批判书》，《郭沫若全集》历史编第二卷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96页。

^③ 李学勤：《失落的文明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123—124页。

^④ 梁启雄：《荀子简释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359页。

^⑤ [日]今道友信：《东方的美学》，蒋寅等译，林焕平校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，第22页。

性与艺术性的谐和统一，作为礼的基本性格。”^① 就是作为宗教祭祀礼仪，礼也有艺术韵味在其中。现代哲学家冯友兰（1895—1990）指出，中国古代的“丧礼、祭礼的意义都完全是诗的，而不是宗教的”^②。梁漱溟（1893—1988）也就此展开论述说：“人类远高于动物者，不徒在其长于理智，更在其富于情感。情感动于衷而形著乎外，斯则礼乐仪文之所从出而为内容本质者。儒家极重礼乐仪文，盖谓其能从外而内诱发、涵养乎情感也。必情感敦厚深醇，有发抒、有节蓄，喜怒哀乐不失于中和，而后人生意味绵永乃自然稳定”，因此，“礼乐使人处于诗与艺术之中”。^③ 礼使人类彻底告别了动物状态，使原始自然人类进入了文明轨道。

从周公“制礼作乐”^④，到孔子“克己复礼”^⑤，礼乐成为传统文化价值追求的主流。“周公开始，使礼、乐从原始的地位，走向人类社会；孔子开始，丰富了社会中的礼乐内容，礼不再是苦涩的行为标准，它富丽堂皇而文采斐然，它是人的文饰，也是引导人生走向理想境界的桥梁。”^⑥ 从周公之礼到孔子的《春秋》大义，从家庭信仰到国家

① 徐复观：《中国艺术精神》，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3—4页。

② 冯友兰：《中国哲学史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29页。

③ 郑大华、任青编：《梁漱溟新儒学论著辑要》，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542页。

④ 关于周公“制礼作乐”的文献记载：

(1)《礼记·明堂位》：“周公相武王以伐纣。武王崩，成王幼弱，周公践天子之位，以治天下。六年，朝诸侯于明堂，制礼作乐，颁度量，而天下大服。”(《礼记正义》中，李学勤主编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934页。以下所引《十三经注疏》文字，除特殊标明出处外，均出于此版本)。

(2)“成王十八年春正月，王如洛邑定鼎。武王没，成王少，周公旦摄政七年，制礼作乐，神鸟凤凰见。”(王国维撰，黄永年校点：《今本竹书纪年疏证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84页)。

(3)三象：古乐名。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：“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，周公遂以师逐之，至于江南，乃为《三象》，以嘉其德。”高诱注：“三象，周公所作乐名。”(见高诱注《吕氏春秋》，《诸子集成》6，上海书店1986年版，第53页。)又郑玄注：“《象》为《周颂·武》也，以管播之。”(见《礼记正义》中，李学勤主编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937页。)

(4)《左传·文公十八年》：“大史克对曰：先君周公制《周礼》曰：‘则以观德，德以处事，事以度功，功以食民。’”(《春秋左传正义》中，李学勤主编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576页。)

⑤ 《论语注疏》，李学勤主编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502页。

⑥ 杨向奎：《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》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331页。

信仰，从最初的礼到君子之道，孔子为原始的礼注入了“仁”的内涵。孔子又提出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“名分大义”的思想主张，内含忠诚孝顺之义。这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的治国理念。

“礼乐”这种桥梁作用，反映了中国上古先民对于人伦规范的高度重视。礼与乐结合，使礼有了艺术化的表达方式与规定，而乐则有了特定的传播内容，这样礼乐便对上古先民的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。礼乐从原始形态走向典雅状态，并成为人类走向崇高神圣境界的重要媒介。

君子^①是做人的标准，成就君子是中国人终生努力的目标。行礼就是为了做君子。而君子人格的塑造正是处于“轴心时代”^②的春秋时代完成的。君子人格的形成，圣人气象的出现，《诗》的风雅艺术精神的产生都发生在这一时期。春秋时代是一个用《诗》时代，礼与诗乐不分，礼与诗乐结合成为培养君子的重要手段。从人生新开端的婚冠之礼，到尊贤养老、招待故旧亲朋的乡饮酒礼；从友邦往来的宾礼，到体现孝敬之道的丧祭之礼；从以天子为表率的籍田之礼，到塑造为国尽忠、勇敢刚毅的君子的军礼，周人的生活时时处处流淌着诗意。总之，行礼就是要做君子，以礼乐为示范，提升着周人的精神品质与艺术修养。恰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引用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所说：“人充满劳绩，但还诗意地安居在大地之上。”^③ 先民们创造着丰富的物质生活，也浸润着诗意的礼乐文化生活。

一 礼的起源、发展与体系化

任何礼俗的形成都有一个长期的历史传统、文化背景做积淀。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特征的礼这一文化现象是如何起源、发展转化，并形成体系化的呢？

^① 班固认为君子是通称，是道德之称，包括天子至于平民。参见陈立撰，吴则虞点校《白虎通疏证》上，中华书局1994年版，第48—49页。

^② [德]卡尔·雅斯贝尔斯：《智慧之路——哲学导论》，柯锦华、范进译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69页。

^③ [德]海德格尔：《人，诗意地安居》，郜元宝译，张汝伦校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93页。